

三、苦練槍法 百步穿楊建功

【專訪抗戰老兵陳志均／記者徐豫鹿採訪】

陳志均十六歲從軍，離家時，家裡有一個哥哥，兩個妹妹，爸媽都在。隨著國軍對日抗戰多年，輾轉來到臺灣，而今已經高齡九十八歲，依然生活自理，行動自在。在國家最苦難危險的時候，他們以刀槍為筆，鮮血為墨，寫下光榮的歷史，真是一生戎馬，老兵不死。



陳志均

纏鬥數月 山東打到河南

對日作戰中，陳志均經歷最艱苦的一仗發生於民國二十六、七年，當時他在第二十二集團軍步兵連，隨軍出川，支援華北作戰，從山東打到河南，沿著黃河打了好幾個月。陳志均回憶從秋天斷斷續續跟日軍交戰，一直打到

冬天。「鬼子的槍砲多精良啊！」他說：「我們拿著漢陽廠的步槍，八個兵推一門小土砲，完全是拿命去硬拚。」

深秋過去，開始下雪，對峙中的兩軍其實都很难熬，陳志均說：「我的故鄉四川省巴縣，沒遇過那麼冷的天，兩個腳底板都長了凍瘡，傷口裂成一條一條的，像是刀子割的，那個疼，可以連到胸口上。」壕溝掩體裡雪雨泥濘，陳志均搖搖手說：「要多差有多差，一直打打停停，直到次年舊曆年前，日軍補給線連結上，決定突破僵局。」

阻斷補給 日軍突破防線

「那是臘月，鬼子後援上來了，鋪天蓋地打過來，夜以繼日只聽到鬼子戰車嘎拉嘎拉往我們兩邊圈著，砲彈蒙著頭下。」陳志均說，當時我方的武器裝備都不夠精良，惡劣的環境下，補給又被日軍阻斷，堅持一年的防線終究挺不住。「哪有甚麼屯糧？」他說：「不就窩窩頭、一點菜葉有點油星子，糧食撐不到十天半個月，一餐比一餐還稀，我們開始一連一連往黃河邊上撤退。」

問他掩體裡有沒有老鼠，環境很惡劣嗎？「老鼠？會動的都吃掉了，打到後來根本沒有伙食，紅薯梗子、葉子煮一鍋，就這樣撐著。」陳志均說。

日軍在戰車掩護下，機動性高，重裝備盡出，國軍節節敗退，終於潰不成軍，退到黃河邊上，「我們一個連被打得剩不到一半人，一個軍都快集不起來，幾門大砲不說，連小土砲都給打丟了。」

陳志均表示，從軍時因為個子小，力氣不如人，在戰場上要保命，所以他勤練槍法，每一場戰事中，陳志均百步穿楊的槍法就像電影情節裡的狙擊手，重要時刻總能發揮關鍵的一擊，每每贏得長官的讚賞。

說到槍法，陳志均相當自豪，雖然當時國造步槍相當簡陋，「我們用的那個漢陽廠的槍，一發一發點放，撐不了幾發就卡彈。」「可我一槍一個，指著一個打一個，不是吹牛的。」「你一槍一個，打死了多少啊？」在一旁聽著的人問。老兵搖搖頭說，「我不殺他，他就要弄死我，老天爺都管不到了。」

美援武器 敵我情勢逆轉

陳志均後來被輾轉整編，改屬二十集團軍運補大隊，主戰場南移到雲南，兵力通用由十一集團軍攻打龍陵，二十集團軍攻打騰衝，從怒江南北兩面向占據滇緬公路的日軍包圍夾擊以殲滅之。



▲抗戰後期，國軍在美援下展開武器換裝，圖為國軍接受新式武器的訓練。

說起這一段，陳志均變得神采奕奕、眉飛色舞：「那個時候啊，部隊都拉到國境西南了，後來才知道不是去殺鬼子，是去炸橋。」可是要炸橋之前還是得殺鬼子，突破駐守的日軍防線。

當時美國已經將參戰重點放在亞洲，國軍獲得美軍裝備武器援助，戰力大幅提升，陳志均說：「都不一樣了，在雲南省換成美國人給的卡賓槍，一排十發子彈，不卡彈、不膛炸，而且更有準頭，更稱手。」他形容當時的裝備，前胸交叉揹兩排彈帶，S腰帶掛著刺刀，還加上腰際兩顆手榴彈，是當時步兵隨身最精良的配備。

戰場在雲南一個山頭，陳志均回憶，山頭大概只有百來個日軍駐守，但

是地形險惡，易守難攻，日軍居高臨下，占盡地利之便。國軍當時控制了雲南多數城鎮，準備將日軍的補給線截斷，陳志均的部隊當時便負責攻下山頭，把通往邊境的橋炸掉。

國軍首先包圍日軍部隊，讓駐守山頭的日軍斷了糧，真是風水輪流轉，「日本鬼子沒糧了怎麼辦？他們空投啊，派飛機投糧食下來，飛機一來，咱就出來打，鬼子的空軍一亂，東西投不準，反而讓我們給吃了。」吃了些甚麼？「吃得好啊，麵條啊、口糧啊、有肉有罐頭，偶爾還有飯吃。」老兵喜孜孜的說著這一段，這種心情，就像時下流行的名詞「小確幸」。

日軍頑抗 國軍血流成河

陳志均在雲南擔任運補大隊大隊長的傳令兵，算是後勤單位，並不屬於第一線作戰部隊，但是此役還是讓陳志均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憶當時是五、六月，雨季。

「下雪時要打仗，下雨還是打啊！」接到命令後，部隊開始集結，準備次日拂曉發動攻擊，日軍當時也發現國軍異動，卻以不變應萬變。陳志均說，國軍分三路包抄，先用砲火轟炸，掩護步兵向山頭衝鋒，「步兵營二十幾門迫擊砲先炸一輪，第二輪再炸，步兵就接著上了。」結果遭到日軍強大火力的頑抗，「後來才知道，鬼子環著山全部架了機槍，搞不清楚有多少。」

「步兵衝鋒上了山，機關槍噠噠噠開始掃射，子彈多得跟下雨一樣，三面包抄的兵被打得抬不起頭來，第一輪上去兩個營一千多個兵，安全撤回來的不到百來個。」老兵彷彿又回到當年戰場上，「雨越下越大，原先的黃泥巴地，變成一整片的血水，死了多少人哪！」運補隊這時候緊急調來幾門大砲，才用強大的火力殲滅日軍，把橋炸了，完成任務。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國軍取得「騰衝大捷」，淪陷兩年四個月又四天的騰衝古城回到祖國的懷抱。陳志均說，後來不到兩年，美國人在日本丟了兩個原子彈，日本就投降了。

感應號召 一路戰至來臺

「鬼子真是可惡啊，打幾年下來，死了太多人，小孩也殺，糟踢了太多的姑娘。」打完抗日戰爭接著打共產黨，一路打仗，部隊番號換了又換，陳志均還記得當年蔣委員長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後來他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灣，終於見到委員長。

陳志均的部隊奉派衛戍臺北松山機場，不記得哪一年了，也許是在冬天吧，蔣總統來巡視部隊，特別跟幹部，還有隊上幾個老士官長一起用餐。陳志均說，蔣總統一邊吃飯，一邊一個一個的問老士官長：「老家在哪兒？現在部隊生活狀況怎麼樣？」勉勵大家要反攻大陸回老家去，臨走時，蔣總統特別交代軍官幹部們，帶兵一定要先尊重老兵們，把老兵帶好了，

他們自然會幫忙把部隊帶好。

退而不休 光榮歷史見證

陳志均退伍後，找了份送報紙的工作，一送就是十幾年，所以如今雖然高齡九十八歲，身體還很硬朗，生活起居完全自理，走路也不用人攙扶。問他，想家嗎？他沒有回答！在國家最苦難危險的時候，他們以刀槍為筆，鮮血為墨，寫下光榮的歷史，正是「一生戎馬，老兵不死。」



四、組敢死隊拚刺刀 率戰車帶頭衝鋒

【專訪抗戰老兵張夢辰／記者金武鳳採訪】

「若不是日本入侵，欺侮咱們中國人，我也不會離鄉背井去打仗，連父母最後一面都沒見著！」已屆一〇三歲高齡，老當益壯的張夢辰，談起昔日「殺日本鬼子」的英勇事跡，一事一景，歷歷在目。他為自己能共赴國難、殺敵衛國而自豪。遺憾的是，這場保家衛國的戰役，讓他小小離家，待能回鄉時，已與父母天人永隔。

民國二年生於河北省靈壽縣的張夢辰笑咪咪地說，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中學將畢業時，日本已入侵華北長城古北口、喜峰口，他忍耐不住，於四月初參加了翁照垣將軍在北京成立的華僑救國軍幹部教導隊受訓；塘沽協定後，隊改編為東北軍六十七軍一一七師教導隊，二十三年在該師開赴河南省潢川縣及鄭州商城剿共時，他因報考了黃埔

軍校而離隊，時年二十一歲。這個決定，成了他人生的轉捩點，也開啟了他抗日殺敵、遠赴美國等大起大落的生涯。

軍校畢業 投入抗日戰役

滿頭銀髮的張夢辰操著濃濃鄉音述說這場日本侵華戰爭：「那時，我才二十五歲，民國二十七年元月從黃埔軍校畢業，當月就下部隊，投身裝甲兵二〇〇師，擔任排長，奉命前往河南省參加『蘭封戰役』。一到蘭封縣，就與日軍激烈對陣！」

蘭封會戰是日軍大將土肥原賢二的第十四師團為配合徐州會戰，切斷徐州中國軍隊之西面退路、阻止第一戰區軍隊增援徐州，和中國軍隊發生的一場會戰。此役我方首次使用購自俄國的T-26戰車。

張夢辰回憶道，蘭封東邊有個大村莊叫「掃街」，住了三千多戶人家，原遭日軍占據，見到國軍入村，居民激動地說：「等你們很久了！」敵我不兩立的民族意識流露無遺。

「掃蕩日軍行動，就從這個村莊展開。」張夢辰揚著大嗓門，情緒高亢地說：「我軍擁有一連三排兵力，一排有三輛T-26戰車，總共約一百六十人，由戰車帶頭衝鋒，一路追擊日軍，沿線的村莊有大王莊、小王莊、南梁寨、北梁寨、馬莊……等等，日軍跑，我們追，

一村接一村的打下去。」

強忍害怕 菜鳥藉戰練膽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當時仍是菜鳥軍官的張夢辰坦言，作戰是要命的事，他還年輕，當然會害怕，就時時用這句話激勵自己奮勇殺敵。在將士用命下，每戰攻無不克，尤其張夢辰帶領的三輛戰車，在前鋒開道、掃除障礙，掩護步兵攻擊。跑得慢的日軍紛紛遭戰車砲火及機槍掃射，屍橫遍野，有些閃避不及的日軍，更遭裝甲車履帶直接輾過，戰況激烈。

有一天，張夢辰所屬的裝甲師在某個村落紮營。我方情報系統偵查獲悉，節節敗退的日軍將有重要人物前往指揮，那人就是大將土肥原賢二；指揮官邱清泉當即組織敢死隊，懸賞五千大洋「活捉土肥原」。年輕有膽識的張夢辰率先響應，帶著五十名裝甲弟兄，配合步兵五百人，頭綁白布條做為辨識，夜襲敵營。

「那是我第一次殺人！」張夢辰比劃著說：「我們才接近敵營，就被發現，雙方拚刺刀肉搏。黑漆漆的夜晚，大伙憑著白布條分辨敵我，既怕誤殺自己人，又得對抗敵人，起初實在害怕，越打就越大膽。刺刀一進一出，有時抽出刺刀，連敵人內臟都拉出來，真是殺紅了眼。」那晚張夢辰殺了三個人，但土肥原早就在白天開溜了，沒能活逮。

三戰崑崙 鮮血染紅沙場

在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中，張夢辰參加過無數戰役，其中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有「崑崙關戰役」與「松山戰役」。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張夢辰從河南省趕赴廣西省參加「崑崙關戰役」。崑崙關居重要戰略位置，日軍於十二月初占據後，切斷我軍在南方的補給線，尤其是越南通往廣西的運輸完全受阻。為奪回崑崙關，中央軍第五軍及隸屬的裝甲兵團奉命主攻，指揮官為杜聿明軍長。

戰事於十八日凌晨開打。張夢辰形容，崑崙關之役寸土必爭，是抗日戰爭中規模較大的戰役，每次都在戰車部隊掩護強攻下，收復崑崙關，但不旋踵，又遭日軍占領。如此，你攻我搶，鏖戰逾兩個月，國軍才澈底擊潰日軍，確定收復崑崙關，甚至擊斃日方少將旅團長中村正雄，那一幕幕鮮血染紅沙場的景象，至今仍讓他心驚。

砲轟遇險 司令前行無懼

民國三十一年，日軍占據了關係著滇緬運輸命脈的雲南省龍陵縣「松山」，並在當地構

築堅固的防禦堡壘，阻斷我方由緬甸進入雲南的支援物資。為奪回主控權，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松山戰役」開打，張夢辰時任遠征軍副司令黃棋翔的參謀，他回憶當時中國遠征軍與日軍隔著怒江對峙，日軍幾乎挖空了松山，在山腹中用鋼板、大木樁及厚達一公尺的積土牆構築堡壘，堡壘外還挖了壕溝，構築掩體，形成綿密的防禦工事，我軍即使擁有龐大兵力優勢，對上日方銅牆鐵壁的防禦，攻勢仍遲遲無進展，連蔣委員長都說了重話。

七月下旬，張夢辰奉命跟隨司令衛立煌親赴松山視查，在五、六位軍長和十位師長陪同下，親臨第一線督導，不料此時日軍砲兵開始射擊，砲彈在大夥兒前方不遠處爆炸，瞬間彈片四射、塵土飛揚，隨行人員無不立即就地臥倒，只見衛司令神情不變，逕往前走。「砲彈不長眼，您不怕嗎？」張夢辰探問，衛司令回說：「要是會炸到，臥倒也是多餘了！」聞言讓他汗顏。

勇者無懼 獻策攻下堡壘

也許是年輕無顧忌，視查戰況後，他不禁脫口而出：「這種打法，再三個月也打不下來。」衛司令一聽，直問他：「那你說要怎麼個打法？」張夢辰於是獻策：應修改砲彈信管，將原本設定六十公尺爆炸的空炸信管，修正為四十公尺爆炸，如此一來，攻擊準備射擊將更為有效，日軍也將措手不及，有利我第一線部隊通過攻擊發起線，向前挺進。

當時，他還誇口「三天就能打下來」，衛司令即當著眾人對他說：「軍中無戲言，三天打不下來，提頭來見。」張夢辰清楚記得，第二天調整空炸信管後，確實收到效果，順利攻下一座堡壘，俘虜數百日軍及朝鮮兵，衛司令還誇他「真有兩斧頭」，這是張夢辰抗日生涯最得意的事。

英雄過往 笑看人生起伏

在同袍心目中，張夢辰是抗日英雄，後來他赴美多年，並在美國被當成英雄禮遇，連時任參議員的愛德華·甘迺迪都讚稱他是「英雄」，與他合影留念，美國媒體也曾大幅報導，後來他以美國華僑身分自美回臺與家人團聚。

回顧過往，已是人瑞的張夢辰豁達地說：「百歲的人了，對於名利富貴早就淡然，現在只求舒心過日。」晚年有兒孫承歡膝下，家人共享天倫，他滿意而知足。



歐陽群

五、一家多人從軍 戰後僅他一人返家

【專訪抗戰老兵歐陽群／記者金武鳳採訪】

九十五歲老兵歐陽群，孑然一身，因為行動不便，大半日子都是坐在門邊藤椅上，望著人跡罕至的門庭。這一天，難得有訪客，老人家開心綻放了笑顏，但請他講述抗日往事時，他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旋及陷入沉思，眯著失焦雙眼，凝望遠方，喃喃低語：「抗戰勝利後返鄉，已人事全非，真慘！」

「日本野心侵華，真是罪孽，害慘多少家庭親人離散，家破人亡！」歐陽群是四川省合川縣人，憶起往事，他心痛戰爭的殘酷無情，「盧溝橋事變點燃中國人的怒火，反日情緒沸騰，從軍風潮到處蔓延。此時，蔣委員長發表《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宣布全面對日抗戰。歐

陽群說：「當年，我只有十七歲，滿腔熱血，聽不進家人勸阻，毅然離家從軍去了！」

反日情緒沸騰 毅然投筆從戎

如今滿頭華髮、耳力已背的歐陽群，儘管年歲已高，卻清楚記得，當年他投筆從戎，在重慶市加入九十九師。一入伍，部隊就由重慶開拔到貴州省貴陽市，後移防貴州市，距離幾百里的路，一路徒步行軍。歐陽群說他從未受過軍事訓練，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孩子，長途跋涉，走到腳底板不斷起水泡，苦不堪言，卻因一心只想著「打日本鬼子」，自始至終咬牙不吭。

從軍後第二年，國軍傳出台兒莊大捷。這場戰役是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將意圖攻占徐州、打通京滬鐵路、連貫中國南北戰場的日軍，成功阻擋在徐州前哨的台兒莊。歐陽群難掩興奮的說，台兒莊大捷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國軍首次獲得的大勝，澆熄了日軍的囂張氣焰，也鼓舞全國軍民堅持抗戰必勝的信心，「我雖然沒有親身參戰，卻為此興奮了幾天睡不著覺！」

台兒莊大捷後，歐陽群從所屬的九十九師，改編到志願參戰的九十三師。為支援武漢會戰，一路從湖南省長沙市移師到漢口市，歐陽群說，對日抗戰前後八年中，他隨著部隊南征北討，打遍大半個中國，記憶中最深刻的有三場戰役，其一是信陽戰役。河南省信陽市是平

漢鐵路的重要據點，一旦失守，日軍將長驅直入，輕易取得武漢三鎮，地理位置相當重要。

信陽城毀人亡 秦宜傷亡慘重

為確保信陽市，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國民政府派出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為主力，重兵固守。日軍則集中火力強攻，雙方鏖戰近月，戰情緊張。歐陽群指出，他所屬的部隊奉派馳往支援，因平漢鐵路交通遭日軍切斷，軍隊動員受到牽制，尚未部署就緒，信陽已失守。歐陽群遺憾的說，到了信陽，沒機會發一槍一彈殺日本鬼子，卻看到信陽在日軍強烈砲火轟炸下，「連人帶城全毀了」，讓人痛心。

信陽失守，武漢岌岌可危，為了拖延日軍攻勢，爭取武漢政經及工業往重慶遷移，部隊又回到漢口市，奉命鎮守長江沿岸的工業區。「真慘啊！日本戰機從早到晚轟炸，天天炸，砲火沒有停過！」日軍猛烈的砲火，炸毀無數百姓的身家性命。歐陽群餘悸猶存的說，有一次部隊遭到攻擊，大夥兒四處逃命，他匆忙間躲進江邊一艘漁船，飢寒交迫，擔驚受怕，是漁民救了他，還給他飯吃。

談起這段往事，歐陽群笑說：「二十歲不到的孩子，什麼都不懂，哪見過彈如雨下的驚險場面！」不過，歐陽群仍是好漢一條，餵飽肚子，神志恢復後，立即返回部隊。他說，途



▲全面抗戰爆發後，沿海工廠及物資遷運大後方繼續生產，堅持長期抗戰。

中還集合了幾名同袍，有人驚魂未定，大家相互擁抱，痛哭失聲。

第三場讓歐陽群心中無法磨滅的戰役，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日軍為搶占湖北省宜昌市，做為進攻陪都重慶市的中繼站，而發動的「棗宜會戰」。歐陽群說，那一戰歷時近兩個月，日軍集結海陸空三軍全力進逼，戰火猛烈，我軍死傷慘重。那一戰，歐陽群的部隊負責防守湖北省沙市，但即使將士用命，也抵擋不住日軍的火力，日軍取得沙市後，直接進逼宜昌市，宜昌最後沒能守住，成了日軍轟炸重慶等大後方的前進基地，嚴重打擊國軍抗戰情勢。

故居已成廢墟 家人不知去向

之後，歐陽群跟著部隊轉進重慶，參加孫立人將軍領軍的中國遠征軍，隸屬新三十八師。當年，新三十八師大部分兵力都前進緬甸，只有歐陽群那一連重編成為財政部警衛大隊，屬於中央部隊。後來他又被編入輜重團，負責運送戰區物資，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歐陽群都是負責後方補給，未再上戰場和日軍正面交鋒。

「原以為保住小命可以返鄉見父老！」歐陽群喃喃的說，豈知當年執意從軍的代價，竟是如此沉重。他在抗日勝利後，匆匆回家，不料故居成了廢墟，父母和六名手足都不知去向。他四處打聽親人下落，據叔叔說，父兄都從軍去了，只有他一人回來。如今，老人家受訪時仍眼眶泛紅的說：「我始終不想碰觸這一塊，一碰就會心痛如絞。」

日本野心侵華，毀了歐陽群和樂的家，因不願觸景傷情，歐陽群二度從軍。他透露他本名楊鈞倍，從軍剿匪時，才改名歐陽群，將楊姓隱藏名字中，也將痛楚深埋心中，希望重新開展人生。

民國三十九年初，歐陽群隨國軍自舟山群島撤到臺灣，當時艦隊只在基隆港停留一天，就前往澎湖駐防。這時，歐陽群改隸五十八師，官拜上尉，直到民國四十三年才移防臺灣，住在臺中東勢。

大陸已無親人 臺灣就是故鄉

往事歷歷，儘管不願碰觸，但一掀開話匣子，歐陽群可一點也沒忘懷，無論抗日或剿共，他細細道來，人事時地物，絲毫未錯。興致來時，還會細數當年抗日名將，諸如何應欽、陳誠、白崇禧、楊森等。歐陽群說，能與他們齊力抵抗外侮，誓死捍衛疆土，見證他們的英勇，自己也沒有白活。

由於大陸再也無根可尋，歐陽群來臺逾一甲子，未再涉足大陸，也沒想過再改回原名，認祖歸宗。如今，臺灣就是他的祖國，他的家，甚至連百年後的歸處，他都張羅了，要葬在對門的山丘上，生死都是臺灣人；過去，就深埋心中。他眼眶泛紅的說：「昨日無所記，今日無所想！」在佛法中，他找到平靜與釋懷。



六、廣西學生軍 悲壯竹林遺書

【專訪抗戰老兵盧增祖／記者吳靈芬採訪】

「終有一天將我們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富士山頭！」這句刻在竹幹上的字句，稱為「竹林遺書」，收藏於國軍歷史文物館，重現了廣西學生軍英勇抗日的戰史；今年一百歲的抗戰老兵盧增祖說：「那是我同學刻的。」回憶當年，盧老先生驕傲又感傷。

這段史實原本被淹沒在眾多抗日戰役之中，直到民國五十五年，日本人將這段竹幹歸還我國，此一可歌可泣的歷史才造成轟動，國軍歷史文物館對「竹林遺書」記載如下：

歸還竹林遺書 悲壯歷史重現

「抗戰爆發後，廣西當局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成立『廣西學生軍』，報名者包括大學生、中學生、社會青年及年輕的公務員，主要的工作是從事政治文宣、組織與訓練；同時包括軍事上的情報蒐集，並結合民眾的力量，以破壞敵後交通運輸等。民國二十九年桂南會戰期間，廣西學生軍在南寧莫陳村前線被日軍攻擊殉難，殉難者生前在竹林中一竹幹刻下類似遺囑的壯烈豪語：『終有一天將我們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富士山頭！』日軍崇敬烈士，並深受他們的豪氣與愛國精神感動，於是將竹幹鋸下帶回日本，設案供奉。



▲國軍歷史文物館展出的「竹林遺書」，上面寫著：「終有一天將我們的青天白日旗飄揚在富士山頭！」（國防部提供／蘇曉凡攝自國軍歷史文物館）

二十六年後，民國五十五年二月間，日本九州『宮崎宮』宮司（祭司）田村克喜參加

日本神道國際友好代表團，一行二十七人來臺時，將竹林遺書歸還我國，於二月二十三日由教育部政務次長鄧傳楷接受，因此轟動一時，國人

才知道學生軍這一段壯烈成仁的事蹟。」

「怎能不感傷？」竹林遺書作者難考，但的確是盧增祖當年一起投身「廣西學生軍」的同學之一，如今遺骨已枯，徒留往事回味。

後方頓成前線 競相留書從軍

盧增祖生於民國五年，他說，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他已經就讀中學三年級，民國二十七年，國軍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在廣西招募「學生軍」，「我參加廣西學生軍時，距離中學畢業只剩一個月。」當年在廣西，能念到中學並不容易，盧增祖說：「我們那個地區的廣西八個縣，只有一所中學，民國二十五年，有一千多人報考，只錄取五十人，我考上了；記得二十七年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占領廣州，很快就會打到桂林，所以，政府一號召，熱血沸騰的我們就一封信寫回家，也不等家裡回信，馬上報名。」

學生軍的主要工作，盧增祖說：「就是擔任軍隊與老百姓間的溝通橋樑。」白崇禧原本只想要招募一個學生團，結果熱血青年紛紛報名，一個團成了三個，其中有不少高中學生，也有大學生和年輕的公務員。

支援正規部隊 做軍民間橋梁

「日本人由南寧向北打，北方是武鳴縣、崑崙關，中國以第五軍為主在此攔截，於崑崙關戰役大敗日軍。」當時盧增祖所屬的學生軍第二團駐守在賓陽，他說：「日本人打廣西時，廣西民團素質很好，他們將市面所有的物資撤到山裡，堅壁清野十分澈底，讓日軍劫掠不到物資，但國軍也買不到補給。」

盧增祖說，「這時就是學生軍上場的時候了，由學生軍出面和老百姓溝通，保證國軍購入的物資一定會付錢，百姓則不可抬價，雙方建立了信心，軍隊的補給才沒有出問題。」

學生軍來來往往，常與日本部隊遭遇，「記得有一次，和日本人隔河相望，因為步槍的射程不到兩百公尺，看得到、打不到，雙方沒有開戰；而且我們是學生兵，其實沒有能力單獨作戰，此次雙方互相當做沒看見而收場，但並非每次學生軍都這麼幸運。」

武器裝備不佳 竹林遺書明志

盧增祖說，學生軍的武器、裝備都不好，但萬一與日軍正面碰上，還是會打仗的。「竹林遺書」的故事，就是一個中隊的學生軍正面遭遇日軍，因人數、武器裝備皆不及，殘餘學

生軍逃入竹林抵抗而犧牲。

「那是我的同學刻的！」盧增祖想起來還是十分不捨，那段艱困的歲月，至今仍深刻劃在他的心頭。

決定報考軍校 畢業分發衡陽

民國二十八年底，日軍在崑崙關戰役大敗之後，士氣低落，決定退出廣西；學生軍因此縮編成爲一個團，到了民國三十年，學生軍解散，盧增祖決定報考軍校，並幸運的考上黃埔軍校第十八期，前往位於貴州獨山的第四分校上課。

同期考上黃埔軍校的約有四百人，他們都已當兵至少三年，軍訓部長白崇禧決定免去他們前六個月的基礎訓練，直接由高級訓練開始，這批學員在民國三十二年元月畢業。隨後，盧增祖被分發到廣西的第十六集團軍四十六軍一七五師五二三團，總司令為夏威，駐守在湖南省衡陽市，他短暫的回家一個星期後，在二月一日向部隊報到，在第二營第六連當見習官。

「因為連長到中央受訓，由第一排的排長代理，全連三個排就只剩下第二排有排長，我和另一位見習官被指定代理第一排及第三排的排長。」

長衡會戰結束 錄取機械化學校

民國三十三年夏天，長衡會戰爆發，自五月打到八月，第一階段稱為「第四次長沙會戰」，第二階段稱為「衡陽保衛戰」，國軍因派遣遠征軍支援滇緬作戰緣故，因此僅能集中第一、二十七、三十等三個集團軍，總兵力二十八萬人，由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指揮。日軍出動十個師團及四個獨立旅團，總兵力二十萬人，由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

「我們的團長是羅活，我們奉命堅守長沙附近的藕池口。」盧增祖深陷在回憶中：「日軍想由此處渡過長江，包圍長沙，且做第二層包圍；我們奉命把渡江的日本人打回到長江對岸，如果我們守不住藕池口，長沙就會淪陷。但只要把日本人打回長江對岸，日本人圍不了長沙，就無法堵住我軍的增援。」

此役戰況慘烈，盧增祖所屬的部隊與日軍你來我往的，打了幾個星期；「我們這個團總共有三個營，前面部署了兩個營，我是第三營，在後方擔任預備隊。」盧增祖說：「長衡會戰，我軍傷亡達九萬多人，我的同學也有好多位在這次戰役中犧牲。」

戰後，四十六軍由湖南省調回廣西省，不久，機械化學校到廣西招考上尉以下的軍官轉科，當時部隊裡軍校十六期及十八期畢業的軍官都符合此條件，共有九十四人報名，但只錄取十四人，盧增祖是其中之一。

再受機械教育 無緣赴印實訓

「我本來在官校是步兵科，之後轉成戰車兵科。」盧增祖到位於湖南省洪江市的學校，接受戰車、汽車構造及機械原理等基礎訓練，課程多以講授為主，「因為我們其實只有幾輛很老舊的戰車，像是義大利飛雅特三噸半的老戰車，和T-26俄式戰車等。真正的戰車訓練要等到之後前往美軍設立在印度藍伽的基地接收戰車裝備時，才能實施。」

盧增祖本來被安排於第一批到印度接收美軍戰車，但當時貴州安順有兩個戰車兵教育團，專門挑選體格好且有基礎的官兵進行戰車兵訓練，等召募的人數足夠一個營時，再送到藍伽去接受美軍的訓練。盧增祖被留在國內辦理召募。後來一度安排他隨第二批人員去印度，但長官臨時決定留下他繼續辦理召募，所以，他再回到安順；此時安順原本兩個戰車兵教育團縮編為一個團，歸裝甲兵學校管理，因此他到四川潼南縣裝甲兵學校報到。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美軍在印度的基地撤防，盧增祖始終與印度無緣。

七、家鄉游擊三年 親手處決日俘

【專訪抗戰老兵王和順／記者杜佩瀾採訪】

一個十多歲的孩子，目睹日軍殘暴對待熟識的街坊鄰居，他毅然告別最愛的家人，投入游擊隊，自此展開激烈的抗日戰爭。回不了家的他，隨政府播遷來臺，而今已是九十一歲的老人，憶及抗戰那段艱苦歲月，他對國家依然有熱情、有盼望，但希望下一代不要再有戰爭。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蔣委員長於七月十七日在廬山發表《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宣示最後關頭已到，呼籲全國軍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抗戰到底。

當時，山東省平原縣雖然沒有國軍進駐，但透過廣播，居民都了解蔣委員長的號召，抗戰的種子在民國十四年出生的王和順心裡萌芽，心裡只想著殺日軍。

日軍蹂躪小鎮 家園頓成煉獄

日軍侵華後，首先搶奪物資、糧食，每當行軍經過，必定焚燒村莊，屠殺百姓、姦淫婦女，純樸的平原縣瞬間成了人間煉獄。居民們為了安全，更怕婦女受辱，天一黑就離家，夜晚露宿墓地、樹林，儘管如此小心，還是很難倖免。王和順親眼目睹日軍殘暴強姦一名十三歲的女孩，事後還以穿著軍靴的腳重踢受害者，再將女孩兩腿強行掰開、撕裂；另一次是三名日軍強暴一名不到三十歲的阿嫂後，再用刺刀刺殺，這些無辜的女子都是他熟識的街坊鄰居，看到她們被殘忍蹂躪，王和順心中滿是憤怒。

更可惡的是，為了便於攻擊中國人，日軍只要占領鄉鎮，便建立據點，抓當地的男丁修建一丈高的城牆、護城河，另在四個角落興建碉堡，於是每十多公里即有一據點，每三公里即建一碉堡，通常每個據點三個月內即建造完成，然後日軍進駐碉堡內。他所知道的馬家屋據點約駐守一小隊三十名日軍及漢奸一百多人，日軍還強迫當地村民每天送一、兩位少女至據點內慰安，種種不堪，使村民對日本人恨之入骨。

拒絕坐以待斃 離家投身游擊

王和順的家人也面臨被侵略的困境，十四歲時，王和順第一次為人生做出重大決定，他認為中國人不能再坐以待斃，決定從軍抗日。

當時的中央政府並未進駐平原縣，而王和順的姑丈霍憲州在游擊隊擔任大隊長，王和順決定加入抗日游擊隊。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新婚不久的王和順向父母、妻子表明決心，父母不忍他年紀輕輕即上戰場，妻子也不捨他離家涉險，四人都傷心落淚，由於游擊隊行動都在平原縣內，王和順承諾家人，每個月回家探視，家人迫於情勢，勉強同意。

原就讀平原縣水務街高小的王和順自此離家，游擊隊隊長霍憲州、副隊長田順和及同袍們都對這個在家中排行老么的大男孩相當照顧。

百姓暗地支援 軍民齊心抗日

王和順回憶自民國二十八年至民國三十年這段打游擊的歲月，顯得自信又感傷。他說，日軍都是精實部隊，使用三八式步槍、機槍、六〇迫擊砲，我方游擊隊約三百人，由於缺乏

政府奧援，用的是百姓貢獻的土造步槍、打鳥槍、黑藥槍和手榴彈。

至於子彈的來源，除了百姓將家中自衛用的子彈提供游擊隊，其他都是國軍撤退時留下來的，由管理倉庫者及幫日本人工作卻對國家仍有期待的「漢奸」偷運出來，交給游擊隊，由於子彈極其珍貴，游擊隊平日幾乎不練習打靶，作戰時也很慎重，希望彈無虛發。

糧食及一般用品都由當地百姓供應。百姓深知在日軍掌控下，游擊隊是唯一可以保護他們的武力，因此對游擊隊非常熱情，在物資上給予全力支持。王和順說，游擊隊非正規軍，並無軍服，每次出擊都是以毛巾包頭，手臂綁著同樣顏色的紅帶或藍帶做標示，通常在晚上偷襲。

由於隊員們有著深厚的革命情感，作戰時彼此照應，若遇同袍戰死或受重傷，一定以門板將死傷者運回隊上，戰死的隊員會先安放在地洞內，再通知家屬；受傷的隊員則塗抹碘酒、紅藥水，做簡單的醫治。

親上火線對戰 死裡逃生三回

三年的打游擊過程中，王和順上戰場十餘次，曾有三次死裡逃生。

王和順說，有一次與日軍對壘，他不慎滾落壕溝，日本兵持槍準備射殺，口中大罵「巴

格壓魯」，王和順心想「完了」，幸虧日軍身邊的中國翻譯立即出面解釋：「他只是小孩子，是學生。」日軍隨即命他離開，王和順撿回一命。

另一次作戰時，日軍節節進逼，王和順看到日軍已近，立即將身邊死者的血抹在臉上，身上，將死人壓著自己的下半身，日人巡視時逐一踢死者，發現尚有氣息者，則補一槍，他被踢仍裝死不動，逃過一劫。還有一次在村莊內遭遇日軍搜索，王和順躲藏在一落一落的高梁稈堆後，又一次全身而退。

日軍報復反擊 村民百餘投井

平原縣游擊隊雖然裝備及武器不足，但憑著一腔熱血，曾多次讓日軍傷亡慘重，還曾俘虜了五名日軍。王和順特別提到，當時隊長問他敢不敢處決俘虜，他說「敢」，於是向他親自射殺兩名日軍。另三名日軍由其他同袍執行。

但這次對日軍的痛擊，也招致日軍瘋狂報復。民國三十年臘月十二，日軍包圍平原縣游擊隊，以機槍、六〇迫擊砲猛烈攻擊，步步進逼，當地村民懼於日軍的淫威，一個一個往水井跳，對壘結束，整個村莊有一百多人投井，死亡超過二百人，游擊隊也折損一百多人，王和順匍匐前進脫身。



▲王和順談起抗戰往事，感傷落淚。(攝影／杜佩澗)

回憶在游擊隊的三年，參與了十餘次偷襲，也曾多次負傷，訪談中，他逐一指出頭上、身上、手上的傷疤，說明受傷經過，沒有畏懼，只有自豪。他說，「中國人一定要跟日本鬼

子拚到底。」

民國三十一年，因游擊隊大隊長霍憲州投奔第八路軍，副大隊長田順和及王和順也隨行，但王和順發現八路軍不斷擴充自己的武力，對國民政府虛與委蛇，甚至在一個夜晚一口氣屠殺了八名鎮長、村里長，只因為他們都是全心效忠國民政府的公職人員。發現真相後，民國三十二年，王和順與田順和離開八路軍。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王和順到北京附近加入九十二軍二十一師，師長是郭惠倉，連長是劉尚文。

隨軍撤退臺灣 駐守金馬衛國

民國三十八年，王和順隨軍來臺，先後被編入五十七師第三營第八連及第九連，軍階為上士，曾多次派駐金門、馬祖，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於馬祖白犬島退役。退役後在臺灣公司製鞋廠、珍興公司擔任守衛，共二十六年，民國八十五年再婚，娶印尼華僑，民國九十九年完全退休，住進輔導會八德榮家。

他說，從軍出於自願，殺敵救國從不後悔。老天爺讓他活到九十一歲，政府也妥善照顧老榮民，他很滿足。